

跟大师学语文



文章讲话

夏丏尊 叶圣陶 著

中华书局

跟 大 师 学 语 文

文章讲话

夏丏尊 叶圣陶 著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章讲话 / 夏丏尊, 叶圣陶著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
2013.3

(跟大师学语文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174 - 8

I .文… II .①夏… ②叶… III .汉语—文章学 IV .H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17331 号

书 名 文章讲话
著 者 夏丏尊 叶圣陶
丛 书 名 跟大师学语文
责任编辑 刘树林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26 千字
印 数 1-6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9174 - 8
定 价 29.00 元

“跟大师学语文”丛书

出版说明

这套丛书收录了《文章作法》、《文话七十二讲》、《文章讲话》、《怎样写作》、《语文随笔》、《略读指导举隅》、《精读指导举隅》等关于语文学习的指导性名著。它们的作者就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大师夏丏尊、叶圣陶和朱自清等先生。这就是丛书名的由来。

夏丏尊先生（1886—1946）、叶圣陶先生（1894—1988）和朱自清先生（1898—1948）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学家，他们都把毕生精力投入祖国的新文化建设教育事业之中。尤其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，身为开明书店总编辑的夏丏尊先生创办了《中学生》杂志，叶圣陶先生任杂志主编。这本杂志以先进的文化思想、丰富的科学知识教育中学生，在中国语文教学方面，下力尤深，成果卓著，被几代中学生视作良师益友，在文化界、教育界和出版界有口皆碑。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理性思考，使他们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，留下许多精彩的著作，这套丛书选录的就是其中的精粹。

《文章作法》由开明书店初版于1922年。其原型是夏丏尊先生在长沙第一师范和白马湖春晖中学的讲义稿，后经教育家刘薰宇先生（1894—1967）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修改编辑而最后成书。其特点是根据不同的文体，着重介绍语文知识和写作技巧，便于中学生提高实

际写作能力。

《文话七十二讲》则源自于夏丏尊、叶圣陶两位先生编写的《国文百八课》。20世纪30年代，两位先生因不满当时的语文教学和使用的课文“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”，着手编撰了一套供初中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。因中共六个学期，每学期上课十八周，一共一百零八周，所以这套按照一百零八周来顺序设计教学内容的课本，就定名为“国文百八课”。每一课包括“文话”（阅读写作指导），“选文”、“文法修辞常识”和“习问”（练习和问题）四部分，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初中语文教学体系。可惜因抗日战争爆发，《国文百八课》只出版了四册，成七十二课，就不得不中断了。吕叔湘先生认为，这套课本的“最大特色”同时也是“编者用力最多的部分”，就是“文话”。所以，这本《文话七十二讲》就是从《国文百八课》中抽出的单行本。用七十二个主题，分别结合阅读，主讲文章的写作方法。

《文章讲话》一书收录了夏丏尊、叶圣陶两位先生有关文章写作的十篇文字。前七篇是1935—1937年在《中学生》杂志《文章偶话》栏目中连载的，后三篇是夏先生利用1937年暑假赶写的，但因上海

“八·一三”抗战爆发，而未能刊登。直到1938年，开明书店才结集出版。

《怎样写作》是叶圣陶先生有关写作的文章专集，共收录了二十一篇长短文字。他集数十年写作经验，多角度多侧面地讲述了写作成功的诀窍和失败的根源，精义迭出。

《语文随笔》则是叶圣陶先生有关中学语文教学的随笔集，共收录了十四篇文章，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教学的看法和见解。

《略读指导举隅》是叶圣陶、朱自清两位先生合作编写的中学国文教学指导用书。1943年初版印行于四川。略读作为精读的补充，在教学中常被忽略。本书阐明了略读的含义，略读应注意的问题、方法等。通过实例来说明略读对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和写作技巧的作用。

《精读指导举隅》一书侧重于精读指导。书中选用六篇文章作例子，叙述文、短篇小说、抒情文、说明文、议论文等皆有涉及。指导大概中分析文章、提示问题的态度和方法特别值得注意。具体实例中的说明和联想详实有效，可谓“纤屑不遗，发挥净尽”，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有现实指导作用。这五套书虽然绝大部分完成于20世纪前

半叶，而且篇幅都不大，但毫无疑问都是中学语文教学的经典，就像朱自清先生对《文心》的评价一样，“不独是中学生的书，也是中学教师的书”，而且常读常新，对于当前的语文教学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。经典是不会过时的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夏丏尊、叶圣陶两位先生写作的《文心》（开明书店1934年出版）也是应该收入此套丛书的，但因目前版权问题尚未解决，故此次出版只能暂且割爱了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3年1月



序

自从去年夏天从南中国回来，又得时常和丐尊先生会面谈天。丐尊先生非常关心中等学生的语文教育，我们谈的自然仍旧多是这方面的事，但他这时的神情已和往时大不相同，往往有一种难言的抑郁流露在语里言间。这抑郁的根源，我是明白的，并不在语文教育的本身，但我只能劝他致力语文教育的工作来排解。结果他就整理旧稿编成了这一部书。

他在这书里面很用过一些心。在几个问题上，如《文章的静境》、《文章的动态》、《句子的安排》、《句读和段落》，都有他独特的见解，（圣陶先生的一篇《开头和结尾》也是如此。）在其余的几个问题上，也都说得非常深入而浅出。虽然只有短短的十篇，说到的问题并不多，也不愧为语文教育上一种郑重其事的工作，我相信对于中等语文教育上一定有相当的贡献。

语文的教育上现在还有许多问题等候大家解决。例如读文的层次问题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。现在一篇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，会选给初中学生读，也会选给高中学生读，有时也会选给大学初



年级的学生读。虽然读法尽可以不相同，在读法的标准未定之间总不能不使人有漫无层次之感，而读法现在又似乎还没有确定的标准。这样漫无标准的选读，不但容易犯重复，也很容易犯深浅倒置的毛病。要去这种毛病，据我个人的意思，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够找出些条件来做层次先后的标准。在内容方面，或者可以从（1）背景的亲近不亲近，（2）需要的迫切不迫切，（3）头绪的简单不简单，这几个方面来划分先后的层次。将内容的背景比较亲近的，需要比较迫切的，头绪比较简单的列在前。在形式方面，或者可以从（1）需要的迫切不迫切，（2）结构的普通不普通，（3）规律的简单不简单，这几个方面来划分先后层次。也将需要比较迫切的，结构比较普通的，规律比较简单的列在前面，循次递进。这内容、形式两方面究竟应该有几个条件，以及应该有哪几个条件，尽可以由大家商酌决定，但必有条件才会有标准，才可以使层次有方法相当的确定。又这种条件具体地应用起来，也许很可以发生错综纠结不易解决的问题，但总比漫无标准随意安排好些。至于选读注意选文内容的背景和不注意背景，注意选文形式的规律和不注意规律，我以为简直是划分新教育和旧教育的一条鸿沟，为现今的语文教学者所不可不注意的。注意背景，语文才是历史的教授，读一篇文知道一篇文不过是一时一地的需要的反映，不见得真的可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如果真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东西存在，那一定不是篇中的每一字、每一句，而是这些字句和那背景的关系。注意背景的读法，



不妨说是立体的读法。读文能够立体的，这才没有一文没有作用，没有正作用，也一定有反作用，而正作用和反作用之间也不愁其有冲突。这立体的读法，实际也可以应用在形式方面。形式也是历史的。不过形式方面因袭性比较的重，可以用类推法的地方也比较的多。所以形式方面的教学，比较的重在使知类推，但又不能推出了界。要使人能够闻一知二，却又不致混二为一，才算合乎理想。这只有用科学的教授法将形式上所含的规律一一指出，而说明其所以同、所以异，才能做到这个地步。用过去与耳谋与口谋的方法，难保不会从“未之能行”类推出“卒之不踣”来的。我因为怀着这样的见解，故颇切望有不堕入形式主义的阐明语文规律之学术书陆续出现，使语文教育上严重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可能解决的学术基础。

像丐尊先生和圣陶先生的这部书，不但处处说得很具体，而且还能在几个问题上披露出自己的独特的见解来的，便是我所希望陆续出现的书之一。

陈望道

一九三八年一月



序

前回我和圣陶因一时的兴趣合写《文心》，在《中学生》上连续登载，意外地得到好评。《文心》完结以后，就有许多读者写信来要求再续下去，来一个《文心续编》。《文心》已无兴趣再续了，读者们的要求信却老是不绝地来。为想不叫他们过于失望，于是在《中学生》里辟了《文章偶话》一栏，就文章的各方面随时写些讲话式的东西登载。我们自己约定，每年各写若干篇，每期不必全有，决勿苟且塞责，敷衍读者。

《中学生》登载《文章偶话》自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五十七期开始，到一九三七年六月第七十六期止，共只登过七篇稿子，平均起来，要每三期才见一次。所以如此难产，一半固然是因为我们生活忙乱，一半也是因为想不苟且，太矜持了些的缘故。圣陶忙于别种写作，写得更少，只有一篇就是《开头和结尾》。

一九三七年暑假，《中学生》照例停刊两个月，我略得闲暇，就鼓起兴头赶写了三篇，打算从九月号的《中学生》起，连载几期，弥补过去的缺憾。不料“八·一三”事变突然发生，一切都变了



个样子，《中学生》九月号在排印中付诸劫火，截至现在还复刊无望。这新写的几篇稿子，不知在哪一天才能叫读者读到。于是将旧稿七篇和新写的几篇合起来先行出版，改称《文章讲话》。

本书所收共止十篇讲话，当然不能说尽文章的各方面。圣陶带了一家从苏州逃难，辗转入川。读他来信，壮怀犹昔，毫不颓丧，最近且在巴蜀中学担任国文教师，关于中学国文教学，当有更切实的新收获。我虽垂老，饱经忧患，也还勉强活着，愿以余年继续文章学究的工作。只待局面好转了，《中学生》复刊了，本书一定还会有续编的，敢在这儿向读者先做下一个预约。

夏丐尊

一九三八年二月



1	序/陈望道
1	序/夏丐尊
1	句读和段落
12	开头和结尾
24	句子的安排
39	文章的省略
53	文章中的会话
65	文章的静境
75	文章的动态
86	所谓文气
99	意念的表出
110	感慨及其发抒的法式
123	关于国文的学习
150	国文科课外应读些甚么
161	国文科的学力检验



目 录

169	阅读甚么
178	怎样阅读
186	学习国文的着眼点
200	先使白话文成活
203	中国古籍中的日本语
210	双字词语的构成方式



句读和段落

从前的人写文章不加句读，不分段落。假如所写的文章有一万个字，就老老实实把一万个字连写在一起，看去好像黑漆一团。加句读，分段落，都是读者的工作。因此，古来的书有许多很不容易读，并且因了读者的见解，一句句子可以有好几种读法，结果意义大不相同。例如《论语》里的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可以读作“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”（据梁启超说）。《老子》里的“故常无欲以观其妙，常有欲以观其微”可以读作“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，常有，欲以观其微”（据释德清说）。因为作者自己不加句读，所以发生歧义，这情形和普通所说的笑话，“今年真好，晦气全无，财帛进门”，“今年真好晦气，全无财帛进门”，没有两样。

近来的文章已流行加句读、分段落了，不但自己写的文章要加句读、分段落，并且把前人所写的文章也加了句读、分了段落来重新印行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。

句读和分段的法则，普通文法书上都讲到，只要是中学程度的青年，大概都已知道了的。不过



加句读、分段落，在法则上虽然说来很简单，实际运用的时候颇不容易。如果文章有技巧的话，句读法和分段法也是技巧的一部份，值得好好注意的。

先讲句读。

句读用“、”“，”“；”“。”“：“等几个记号表出，古来所用的只“、”“。”两个，近来喜欢简单的也只用“，”“。”两个。这些记号看似没有甚么，用在文章中就成了文章的一部份，竟是有生命的会起作用的东西。为说明简单计，姑就最简单的句读记号“，”“。”来说。“，”是表示读的，“。”是表示句的。一句完整的句子，“。”只用一个，地位是有一定的；“，”的地位和数目，往往可以不一定。例如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开端一句，就可有几种不同的句读法：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餘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（甲）

我与父亲，不相见已二年餘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，是他的背影。（乙）

我与父亲不相见，已二年餘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（丙）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餘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，他的背影。（丁）



这里面（甲）是依照《背影》原书的，大概是作者朱自清先生的原来的句读样子吧。（乙）以下三式是我试加的句读。这四种句读法都有人用，不过文章的意味在各部份的强弱颇不一样。

依我的经验看来，一句句子做一气读的时候，断落的部份意味比别部份强。做两口气读的时候，有两个断落的部份，就有两部份意味加强了。现在用简单的句子来做例：

仁者人也。

仁者，人也。

第一例“仁者人也”做一口气读，“人也”部份较强。第二例“仁者，人也”做两口气读，“仁者”和“人也”两部份意味都强。因为，原来是“仁者人也”四字合成一个单位，分断以后是“仁者”为一个单位，“人也”为一个单位了。凡是断落的地方，意味都会增强，一句句子，断落的地方越多，意味增强的地方也越多。这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原则。

根据了这理由，让我们再来吟味上面所举的《背影》的文句。先就上半截说，得三式如下：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馀了，（一）

我与父亲，不相见已二年馀了，（二）

我与父亲不相见，已二年馀了，（三）